



中国经典名著

今古奇观

(二)

〔明〕抱瓮老人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1
第十二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14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22
第十四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57
第十五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78
第十六卷	李讲公穷邸遇侠客	113
第十七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148
第十八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161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92
第二十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206

第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那堪共贫贱？九衢鞍马日纷纷，追攀送谒无晨昏。

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弟兄。

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君不见，当年羊、左称死友，至今史传高其人！这篇词名为《结交行》，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

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尔我不相顾了。真个是：

“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还有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杯，出门便弯弓相向的。

所以陶渊明欲息交，稽叔夜欲绝交，刘孝标又做下《广绝交论》，都是感慨世情，故为忿激之谈耳。如今我说的两个朋友，却是从无一面的。只因一点意气上相许，后来患难之中，死生相救，这才算做心交至发。正是：

说来贡禹冠尘动，道破荆卿剑气寒。

话说大唐开元年间，宰相代国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阳人氏。有侄儿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侠尚气，不拘绳墨，因此没人举荐。他父亲见他年长无成，写了一封书，教他到京参见伯父，求个出身之地。元振谓曰：

“大丈夫不能掇巍科，登上第，致身青云，亦当如班超、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博富贵。

若但借门第为阶梯，所就岂能远大乎？”仲翔唯唯。



适边报到京：

南中洞蛮作乱。原来武则天娘娘革命之日，要买嘱人心归顺，只这九溪十八洞蛮夷，每年一小犒赏，三年一大犒赏。到玄宗皇帝登极，把这犒赏常规都裁革了。为此群蛮一时造反，侵扰州县。朝廷差李蒙为姚州都督，调兵进讨。

李蒙领了圣旨，临行之际，特往相府辞别，因而请教。郭元振曰：

“昔诸葛武侯七擒孟获，但服其心，不服其力。将军宜以慎重行之，必当制胜。舍侄郭仲翔颇有才干，今遣与将军同行。

俟破贼立功，庶可附骥尾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与李蒙相见。李蒙见仲翔一表非俗，又且当朝宰相之侄，亲口嘱托，怎敢推委。即署仲翔为行军判官之职。

仲翔别了伯父，跟随李蒙起程。行至剑南地方，有同乡一人，姓吴名保安，字永固，见任东川隧州方义尉。虽与仲翔从未识面，然素知其为人，义气深重，肯扶持济拔人的。乃修书一封，特遣人驰送于仲翔。仲翔拆书读之，书曰：

吴保安不肖，幸与足下生同乡里，虽缺展拜，而慕仰有日。以足下大才。辅李将军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

保安力学多年，仅它一尉。僻在剑外，乡关梦绝。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恐厄选曹之格限也。稔闻足下，分忧急难，有古人风。今大军征进，正在用人之际。倘垂念乡曲，录及细微，使保安得执鞭从事，树尺寸于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衔结？仲翔玩其书意，叹曰：



“此人与我素昧平生，而骤以缓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与之出力，宁不负愧乎？”遂向李蒙夸保安之才，乞征来军中效用。李都督听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方义尉吴保安为管记。

才打发差人起身，探马报：

蛮贼猖獗，逼近内地。李都督传令：

星夜趲行。来到姚州，正遇着蛮兵抢掠财物，不做准备，被大军一掩，都四散乱窜，不成队伍，杀得他大败全输。李都督恃勇，招引大军，乘势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谏曰：

“蛮人贪诈无比，今兵败远遁，将军之威已立矣！宜班师回州，遣人宣播威德，招使内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堕诈谋之中。”李蒙大喝曰：

“群蛮今已丧胆，不乘此机扫清溪洞，更待何时？汝勿多言，看我破贼！”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数日，直到乌蛮界上。只见万山叠翠，兵木蒙茸，正不知那一条是去路。李蒙心中大疑，传令：

“暂退平衍处屯扎。”一面寻觅土人，访问路径。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声四起，蛮兵涨山遍野而来。洞主姓蒙名细奴逻，手执木弓药矢，百发百中。驱率各洞蛮酋穿林渡岭，分明似鸟飞兽奔，全不费力。唐兵陷于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敌？李都督虽然骁勇，奈英雄无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将尽，叹曰：

“悔不听郭判官之言，乃为犬羊所侮！”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军皆没于蛮中。后人诗云：

“马援铜柱标千古，诸葛旗台镇九溪。何事唐师皆覆



没？将军姓李数偏奇。”又有一诗，专咎李都督不听郭仲翔之言，以自取败。诗云：

“不是将军数独奇，悬军深入总堪危。

当时若听还师策，总有群蛮谁敢窥？”其时，郭仲翔也被掳去。细奴逻见他丰神不凡，叩问之，方知是郭元振之侄，遂给与本洞头目乌罗部下。原来南蛮从无大志，只贪图中国财物。掳掠得汉人，都分给与各洞头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其分得人口，不问贤愚，只如奴仆一般，供他驱使：

斫柴割草，饲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转相买卖。汉人到此，十个九个只愿死，不愿生。却又有蛮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恁般苦楚！这一阵厮杀，掳得汉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职位的，蛮酋一一审出，许他寄信到中国去，要他亲戚来赎，获其厚利。你想被掳的人，那一个不思想还乡的？一闻此事，不论富家贫家，都寄信到家乡来了。就是各人家属，十分没法处置的，只得罢了；若还有亲有眷，挪移补凑得来，那一家不想借贷去取赎？那蛮酋忍心贪利，随你孤身穷汉，也要勒取好绢三十匹，方准赎回；若上一等的，凭他索诈。

乌罗闻知郭仲翔是当朝宰相之侄，高其赎价，索绢一千匹。

仲翔想道：

“若要千绢，除非伯父处可办。只是关山迢递，怎得寄个信去。”忽然想道：

“吴保安是我知己，我与他从未会面，只为见他数行之字，便力荐于李都督，召为管记。我之用情，他必谅之。



幸他行迟，不与此难，此际多应已到姚州。诚央他附信于长安，岂不便乎？”乃修成一书，径致保安。书中具道苦情及乌罗索价详细：

“倘永固不见遗弃，传语伯父，早来见赎，尚可生还。不然，生为俘囚，死为蛮鬼，永固其忍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书后附一诗云：

箕子为奴仍异域，苏卿受困在初年。

知君义气深相悯，愿脱征骖学古贤。仲翔修书已毕，恰好有个姚州解粮官，被赎放回。仲翔乘便就将此书付之，眼盼盼看着他人去了，自己不能奋飞，万箭攒心，不觉泪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鸟高飞去，身在笼中怎出头？不题郭仲翔蛮中之事，且说吴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荐。留妻房张氏和那新生下未周岁的孩儿在遂州住下，一主一仆飞身上路，赶来姚州赴任。闻知李都督阵亡消息，吃了一惊，尚未知仲翔生死下落，不免留身打探。恰好解粮官从蛮地放回，带得有仲翔书信，吴保安拆开看了，好生凄惨。便写回书一纸，书中许他取赎，留在解粮官处，嘱他飏便寄到蛮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长安进发。这姚州到长安三千余里，东川正是个顺路，保安径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见郭元振相公。谁知一月前元振已死，家小都扶柩而回了。

吴保安大失所望，盘缠罄尽，只得将仆、马卖去，将来使用。复身回到遂州，见了妻儿，放声大哭。张氏问其缘故，保安将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说了一遍，“如今要去赎他，争奈自家无力，使他在穷乡悬望，我心何安？”



说罢又哭。张氏劝止之，曰：

“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你如今力不从心，只索付之无奈了。”保安摇首曰：

“吾向者偶寄尺书，即蒙郭君垂情荐拔。今彼在死生之际，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负之？不得郭回，誓不独生也！”于是倾家所有，估计来止直得绢二百匹。遂撇了妻儿，欲出外为商。又怕蛮中不时有信寄来，只在姚州左近营运。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库。眠里梦里只想着：

“郭仲翔”三字，连妻子都忘记了。整整的在外过了十个年头，刚刚的凑得七百匹绢，还未足千匹之数。正是：离家千里逐锥刀，只为相知意气饶。

十载未偿蛮洞债，不知何日慰心交？话分两头。却说吴保安妻张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个西个西的住在遂州。初时还有人看县尉面上，小意儿周济他。一连几年不通音耗，就没人理他了。家中又无积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单食缺，万难存济，只得并迭几件破家火，变卖盘缠，领了十一岁的孩儿，亲自问路，欲往姚州寻取丈夫吴保安。

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盘费已尽，计无所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惯。思量薄命，不如死休，看了十一岁的孩儿，又割舍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乌蒙山下，放声大哭，惊动了过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杨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顶着李蒙的缺。从长安驰驿到任，打从乌蒙山下经过。听得哭声哀切，又是个妇人，停了车马，召而问之。张氏手搀着十一



岁的孩儿，上前哭诉曰：

“妾乃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之妻，此孩儿即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没蛮中，欲营求千匹绢往赎，弃妾母子，久往姚州，十年不通音信。妾贫苦无依，亲往寻取，粮尽路长，是以悲泣耳。”安居暗暗叹异道：

“此人真义士！恨我无缘识之。”乃谓张氏曰：

“夫人休忧。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寻访尊夫。夫人行李之费，都在下官身上。请到前途馆驿中，当与夫人设处。”张氏收泪拜谢。虽然如此，心下尚怀惶惑。杨都督车马如飞去了。张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捱到驿前。杨都督早已分付驿官伺候，问了来历，请到空房饭食安置。次日五鼓，杨都督起马先行。驿官传场都督之命，将十千钱赠为路费，又备下一辆车儿，差人夫送至姚州普仁驿中居住。张氏心中感激不尽。正是：

好人还遇好人救，恶人自有恶人磨。

且说杨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寻访吴保安下落。不三四日，便寻着了。安居请到都督府中，降阶迎接，亲执其手，登堂慰劳。因谓保安曰：

“下官常闻古人有死生之交，今亲见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远来相觅，见在驿舍，足下且往，暂叙十年之别。所需绢匹若干，吾当为足下图之。”保安曰：

“仆为友尽心，固其分内，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曰：

“慕公大义，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

“既蒙明公高谊，仆不敢固辞。所少尚三分之一，如数即付，仆当亲往蛮中，赎取吾友。”



然后与妻孥相见，未为晚也。”时安居初到任。乃于府中撮借官绢四百匹，共一千一百之数，骑马直到南蛮界口，寻个熟蛮，往蛮中通话。将所余百匹绢，尽数托他使费。只要仲翔回归，心满意足。正是：

应时还得见，胜是岳阳金。

却说郭仲翔在乌罗部下，乌罗指望他重价取赎，初时好生看待，饮食不缺。过了一年有余，不见中国人来讲话，乌罗心中不悦，把他饮食都裁减了。每日一餐，着他看养战象。仲翔打熬不过，思乡念切，乘乌罗出外打围，拽开脚步，望北而走。

蛮中都是险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脚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的蛮子，飞也似赶来，捉了回去。乌罗大怒，将他转卖与南洞主新丁蛮为奴，离乌罗部二百里之外。那新丁最恶，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鞭得背都青肿，如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捉个空，又想逃走。争奈路径不熟，只在山凹内盘旋，又被本洞蛮子追着了，拿去献与新丁。新丁不用了，又卖到南方一洞去，一步远一步了。那洞主号菩萨蛮，更是利害。

晓得郭仲翔屡次逃走，乃取木板两片，各长五六尺，厚三四寸，教仲翔把两只脚立在板上，用铁钉钉其脚面，直透板内，日常带着二板行动，夜间纳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门遮盖，本洞蛮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转动不得。两脚被钉处，常流脓血，分明是地狱受罪一般。有诗为证：

身卖南蛮南更南，土牢木锁苦难堪。

十年不达中原信，梦想心交不敢谭。

却说熟蛮领了吴保安言语来见乌罗，说知求赎郭仲翔



之事。

乌罗晓得绢足千匹，不胜之喜！便差人往南洞转赎郭仲翔回来。

南洞主新丁，又引至菩萨蛮洞中，交割了身价，将仲翔两脚钉板，用铁钳取出钉来。那钉头入肉已久，脓水干后，如生成一般。念番重复取出，这疼痛比初钉时更自难忍，血流满地，仲翔登时闷绝，良久方醒，寸步难移。只得用皮袋盛了，两个蛮子扛抬着，直送到乌罗帐下。乌罗收足了绢匹，不管死活，把仲翔交付熟蛮，转送吴保安收领。吴保安接着，如见亲骨肉一般。这两个朋友，到今日方才识面。未暇叙话，各睁眼看了一看，抱头而哭，皆疑以为梦中相逢也。郭仲翔感谢吴保安，自不必说。保安见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两脚又动弹不得，好生凄惨！让马与他骑坐，自己步行随后，同到姚州城内回复杨都督。

原来杨安居曾在郭元振门下做个幕僚，与郭仲翔虽未厮认，却有通家之谊。又且他是个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见仲翔，不胜之喜。教他洗沐过了，将新衣与他更换，又教随军医生医他两脚疮口，好饮好食将息。不勾一月，平复如故。

且说吴保安从蛮界回来，方才到普：朋驿中与妻儿相见。初时分别，儿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岁了。光阴迅速，未免伤感于怀。杨安居为吴保安义气上，十分敬重。他每对人夸奖，又写书与长安贵要，称他弃家赎友之事。又厚赠资粮，送他往京师补官。凡姚州一郡官府，见都督如此用心，无不厚赠。仲翔仍留为都督府判官。保安将众人所赠，分一半与仲翔留下使用。



仲翔再三推辞，保安那里肯依，只得受了。吴保安谢了杨都督，同家小往长安进发。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而别。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单身到京，升补嘉州彭山丞之职。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保安欢喜赴任会讠，不在话下。

再说郭仲翔在蛮中日久，深知款曲：

蛮中妇女，尽有姿色，价反在男子之下。仲翔在任三年，陆续差人到蛮洞购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鲜衣美饰，特献与杨安居伏侍，以报其德。安居笑曰：

“吾重生高义，故乐成其美耳。言及相报，得无以市井见待耶？”仲翔曰：

“荷明公仁德，微躯再造，特求此蛮口奉献，以表区区。明公若见辞，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见他诚恳，乃曰：

“仆有幼女，最所钟爱，勉受一小口为伴，余则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个美女，赠与杨都督帐下九个心腹将校，以显杨公之德。

时朝廷正追念代国公军功，要录用其子侄。杨安居表奏：

故相郭震嫡侄仲翔，始进谏于李蒙，预知胜败。继陷身于蛮洞，备著坚贞。十年复返于故乡，三载效劳于幕府。荫既可叙，功亦宜酬。

于是郭仲翔得授蔚州录事参军。自从离家到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父亲和妻子在家闻得仲翔陷没蛮中，杳无音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见亲笔家书，迎接家小临蔚州任所，



举家欢喜无限。

仲翔在蔚州做官两年，大有声誉，升迁代州户曹参军。又经三载，父亲一病而亡，仲翔扶柩回归河北。丧葬已毕，忽然叹曰：

“吾赖吴公见赎，得有余生。因老亲在堂，方谋奉养，未暇图报私恩。今亲歿服除，岂可置恩人于度外乎？”访知吴保安在宦所未回，乃亲到嘉州彭山县看之。

不期保安任满，家贫无力赴京听调，就便在彭山居住。六年之前，患了疫症，夫妇双亡，藁葬在黄龙寺后隙地。儿子吴天祐从幼母亲教训，读书识字，就在本县训蒙度日。仲翔一闻此信，悲啼不已。因制縗麻之服，腰经执杖，步至黄龙寺内，向冢号泣，具礼祭奠。奠毕，寻吴天祐相见，即将自己衣服，脱与他穿了，呼之为弟，商议归葬一事。乃为文以告于保安之灵，发开土堆，止存枯骨二具。仲翔痛哭不已，旁观之人，莫不堕泪。仲翔预制下练囊二个，装保安夫妇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敛葬时一时难认，逐节用墨记下，装入练囊，总贮一竹笼之内，亲自背负而行。吴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理合他驮，来夺那竹笼。仲翔那肯放下，哭曰：

“永固为我奔走十年，今我暂时为之负骨，少尽我心而已。”一路且行且哭，每到旅店，必置竹笼于上坐，将酒饭浇奠过了，然后与天祐同食。夜间亦安置竹笼停当，方敢就寝。自嘉州到魏郡，凡数千里，都是步行。他两脚曾经钉板，虽然好了，终是血脉受伤。一连走了几日，脚面都紫肿起来，内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动，又立心不要别人替力，勉强捱去。有诗为证：



酬恩无地只奔丧，负骨徒行日夜忙。

遥望平阳数千里，不知何日到家乡？仲翔思想：

“前路正长，如何是好？”天晚就店安宿，乃设酒饭于竹笼之前，含泪再拜，虔诚哀恳：

“愿吴永固夫妇显灵，保佑仲翔脚患顿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阳，经营葬事。”吴天祐也从旁再三拜祷。至次日起身，仲翔便觉两脚轻健，直到武阳县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护佑吉人，不但吴保安之灵也。

再说仲翔到家，就留吴天祐同居。打扫中堂，设立吴保安夫妇神位。买办衣衾棺槨，重新殓斂。自己戴孝，一同吴天祐守墓受吊。雇匠造坟。凡一切葬具，照依先葬父亲一般。又立一道石碑，详纪保安弃家赎友之事，使往来读碑者，尽知其善。

又同吴天祐访庐墓三年。那三年中，教训天祐经书，得他学问精通，方好出仕。三年后，要到长安补官，念吴天祐无家未娶，择宗族中侄女有贤德者，替他纳聘，割东边宅院子，让他居住成亲，又将一半家财，分给天祐过活。正是：

昔年为友抛妻子，今日孤儿转受恩。

正是投瓜还得报，善人不负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补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念保安不已，乃上疏。其略曰：

“臣闻有善必劝者，固国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夫之义。臣向从故姚州都督李蒙进御蛮寇，一战奏捷。臣谓深入非官，尚当持重，主帅不听，全军覆没。

臣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困。蛮贼贪利，责绢还俘。



谓臣宰相之侄，索至千匹。而臣家绝万里，无信可通。十年之中，备尝艰苦，肌肤毁剔，靡刻不泪。牧羊有志，射雁无期。而遂州方义尉吴保安，适至姚州，与臣虽系同乡，从无一面，徒以意气相慕，遂谋赎臣。经营百端，撇家数载，形容憔悴，妻子饥寒。

拔臣于垂死之中，赐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报，遽尔淹歿。臣今幸沾朱绂，而保安子天祐，食藿悬鹑，臣窃愧之。且天祐年富学深，足堪任使。愿以臣官，让之天祐。庶几国家劝善之典与下臣酬恩之义，一举两得。臣甘就退闲，没齿无怨。谨昧死披沥以闻！”时天宝十二年也。疏入，下礼部详议。此一事哄动了举朝官员：

“虽然保安施恩在前，也难得郭仲翔义气，真不愧死友者矣。”礼部为此复奏，盛夸郭仲翔之品，“宜破格俯从，以励浇俗。吴天祐可试岚谷县尉，仲翔原官如故。”这岚谷县与岚州相邻，使他两个朝夕相见，以慰其情，这是礼部官的用情处。朝廷依允，仲翔领了吴天祐告身一道，谢恩出京。

回到武阳县，将告身付与天祐。备下祭奠，拜告两家坟墓。择了吉日，两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

那时做一件奇事，远近传说，都道吴、郭交情，虽古之管、鲍，羊、左不能及也。后来郭仲翔在岚州，吴天祐在岚谷县，皆有政绩，各升迁去。岚州人追慕其事，为立“双义词”，祀吴保安、郭仲翔。里中凡有约誓，都在庙中祷告，香火至今不绝。有诗为证：

频频握手未为亲，临难方知意气真。

试看郭、吴真义气，原非平日结交人。



第十二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背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看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昔时，齐国有管仲，字夷吾；鲍叔，字宣子，再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举荐管仲为首相，位在己上。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

“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谈论，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必曰“管鲍”。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结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万古。

春秋时，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不可胜计。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姓左，双名伯桃，幼亡父母，勉力攻书，养成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年近四旬，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尝出仕。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遍求贤士，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径奔楚国而来。迤迤来到雍地，时值隆冬，风雨交作。

有一篇《西江月》词，单道冬天雨景：

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侵衣。催冰酿雪逞寒威，不



比他时和气。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震还微。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左伯桃冒雨荡风，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昏黄，走向村间，欲觅一宵宿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径奔那个去处。见矮矮篱笆，围着一间草屋，乃推开篱障，轻叩柴门。中有一人，启户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礼曰：

“小生西羌人氏，姓左，双名伯桃。欲往楚国，不期中途遇雨，无觅旅邸之处。求借一宵，来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闻言，慌忙答礼，邀入屋内。伯桃视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积书卷，别无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

那人云：

“且未可讲礼，容取火烘干衣服，却当会话。”当夜烧竹为火，伯桃烘衣。那人炊办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

伯桃乃问姓名。其人曰：

“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幼亡父母，独居于此。平生酷爱读书，农业尽废。今幸遇贤士远来，但恨家寒，乏物为款，伏乞恕罪。”伯桃曰：

“阴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饮一食，感佩何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话胸中学问，终夕不寐。

比及天晓，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待，结为昆仲。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一住三日，雨止道干。伯桃曰：

“贤弟有王佐之才，抱经纶之志，不图竹帛，甘老林

